樂全集

七

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耶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耶西北多故敵變難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預備不虞理當先物朕思濟此急務罔知所從以卿碩望故兹訪逮側身旰食佇條畫

對

臣今日蒙召對資政殿賜手詔一道逮朝廷急務俾之

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
及建隆以來國家畜養兵數乞朝廷速加圖議蓋太祖
朝取荆潭收蜀平廣南備河東禦西戎契丹畜兵不及
十五萬人太宗朝平河東備遷賊禦契丹料兵閱馬志
在收取燕薊然畜兵不過四十萬人章聖朝備遷賊禦
契丹蒐募戰士及契丹請和祥符已後稍稍消汰常語
宰臣曰今之兵與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
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慎於選

練故佳招募斥疲老以減冗食至於寶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又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擾始籍民兵俄點黥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增虛名以受實弊至于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慶歷三年因王倫張海等狂賊數十人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

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半
分剩員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農民日少頃來七年之
間天下大困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虛三邊
稅賦支贍不足募客人入中糧草三司於在京給還錢
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以此度支大計日窘外則刻剝
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賤立鬻
官之令苟徇目前之急莫為經久之慮天下之事可憂
者無大於此也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

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且景祐已前兵不及四十萬人三司歲計不聞有餘今而入九十萬人則何以得足此雖愚者亦可見矣若更加之以横費因之以饑饉國家安危之計臣愚竊甚寒心臣兩曾具此事體數奏而中書樞密院未聞有所改為即今便有改為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然兹事體實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陛下先且將臣此言詳問兩府若别有長策豐財足食則非

臣淺智之所及若量入以為出必無術以善於後則乞
嚴令天下禁止招募軍人令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更
出分按所部州郡揀選疲老便與放停歲須三兩次更
互巡歷只依常程旋旋揀放無得宣露朝廷密旨若雖
係禁軍其間羸弱憚於教閱願退就廂軍者亦聽從便
委樞密院點勘軍籍其人數少者即令團併以省軍員
其馬軍無馬者即與招募如願補填步人者稍與補充
近上衣糧優處軍分其有馬者即與團併足成指揮令

所放進士明經外近例率以舉數編排別試名恩澤人
每牓不下三數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以上每歲
奏廕子弟諸路轉運提點刑獄正郎及帶職員外郎遇
郊恩例得奏廕子弟武臣自諸司副使軍職大校以上
至於宮掖嬪御內臣近職每歲或遇郊恩奏廕皆有常
例又文武官因職任或致仕遺奏及諸色特恩錄用者
又諸班殿侍三司軍大將內外胥吏牙校出職如此計
會每歲入官之路徼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數糜費

廩禄煩擾吏民經營闕次因緣請託各為身計衣食之所迫逼奔競滋長勢使之然澄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别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羣牧司等處酬奬條貫亦乞各委明敏練事近上官員重行詳定臣聞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孫猶多白衣未仕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如此之類可謂徼倖弊濫尤甚者稍加裁

損未為傷事也若只因循今日之例人浮政濫轉恐甚
矣手詔云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
任以威服邊境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
時耶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耶此又以見陛下愛
恤烝民不忘邊患之意也臣請只以祖宗時事言之祖
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升遷資序有才用
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
一官至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

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故在所職次率多脩舉以其用人無定格惟才是用自祥符之後天下治平朝廷之議益多寬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令守官及三年者與考課改轉後又不限在外在京在任不在任但累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今年歲深久習以為常皆謂如此遷陞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故牧守之職罕聞奏

職李漢超自太祖時任濟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至太宗朝擢授應州觀察使仍守關南通十七年北人畏服不敢窺邊止得一階官而已太宗任郭進西山巡檢二十年賀惟忠守易州十餘年李謙溥守隰州十年姚內斌守慶州十餘年董遵誨守通遠軍十四年侯贇守靈州十餘年真宗任楊延昭守高陽關亦九年假之事任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效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用也今則

大禹之不自矜先格王之懿蹟陛下裕然而有之臣愧于頑踈不達治道據詔問所及謹以近事上對其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陳也干冐天聰臣不任隕越待罪之至

慶歷七年二月十六日仁宗皇帝御資政殿兩府兩制兩省官面賜手詔令就座條對宰臣陳執中樞密使夏竦等請各就本司對上上許之是夕棊宿直禁林夜漏五鼓封進此對

再對御札一道

置禁旅則主客之形可以相制若統之以能將撫之以能吏折其蘗牙去其害羣者庶乎置器以安也今茲聖心因昨衛士震驚宫省得無以親衛為意者乎臣按周官虎賁氏掌守王宫皆士也趙左師觸龍託其子為太后願補黑衣之闕以衛王宫蓋王宫之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也秦漢官儀郎中令掌宫殿掖門户三署郎皆執戟侍衛期門比郎無員多至千人後更名虎賁郎羽林次期門取六郡良家子弟充之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

人知勞逸得均遷補有式則人知自重若其功過之准

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頒給之例即請自朝廷裁議令兹

聖心思冗兵之為患憫國用之不給得無念其所以致

然者乎臣聞太祖皇帝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

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

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

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雇車乘須令

自負以勞役之嘗問左右後唐莊宗何以致亂或對曰

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緣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
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覘時得逞
敢犯于上構造辭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
自將相而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
安者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也料此以至陛下宮省
左右前後下逮閭巷庶人亦莫不然更相姑息專避嫌
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為國家立事者
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若此歟但以其所由

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不知此者但莫肯為陛下深切開陳之也理道之壅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事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臣自忝侍從陟降十年對法座聞德音多矣觀陛下之寛仁矜惻如天之無不容也英睿明智如日之無不照也彼浮淺狙詐之人亦何有遁形于天日之下者

亦時遣郎官御史出廉外事誠國家舉用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才識深明風度方重者時遣分道以察郡縣守令能否之迹具善惡而入報示賞罰於必行如此則宰牧之官心知勸懼郡縣之政稍以澄清夫是則治民分政者頗得循良慈惠之長矣聖策曰法制寖講而未協厥中經費實繁而未得其節樂未諧于韶濩刑未措于成康官師或昧于廉平風俗頗虧于樸素此以見陛下無微不講無小不慮者也夫法制所以未中以其

窮而思濫者衆矣誠朝廷愼擇守宰摧抑豪猾稍寛利路以優齊民刋定律令除文致毛細之法務從簡易便於遵守使民不敢欺冒而試法吏無以輕重而舞文則刑雖未盡措而羅穽寛矣臣所謂官師或昧于廉平以其澄勸之義廢者按周典小宰以六計獘羣吏之治雖治行不同而同主于廉故馭吏之法麗重惟貨而受賕抵禁相繼有焉意者官刑稍以寛弛部長多所故縱歟夫貪利侵刻下民善事上官腹心爪牙各有施設及貫

盈減趾官以墨敗而又赦令屢下亟蒙釋解丹書未乾已冀收叙此所謂官刑稍以寛弛者也今夫令宰有濫黷之迹而守倅縱不考驗守倅有貪暴之政而司官隱不上聞及乎惡積而不可掩事播而不可逭罪止不察厥罰至輕倘使諸統攝之司及于聯事之職贓罪相坐以重其累則人自為計下無容姦矣夫峻刑苛禁誠非治世善化之意然今風俗流溢踰軌者衆不嚴官制何以立法猶乎馭駻突而不利乎銜策且奔踶而僨蹶矣

春秋之義譏大夫之專者夫臣下能竊威福之柄亦不專在乎執政當國者苟信聽之或過則欺誣之隨生蟻漏壞隄炬遺燎原杜漸防微在愼厥始此所謂察左右之姦者也若夫防戚黨之侵預絶女謁之請求御進取周典之文均選循漢氏之制戒留連之害政事省幽怨以延和氣此所謂正宮闈以禮者也若夫將校之列思其智勇可任者爲譙卒伍之衆察其銳驍無前者有幾邊壘守將孰有扞城之材帷幄謀臣孰有折衝之算至

于儲峙輸發之術兵械精完之數有一未備非先勝之道也此所謂謹邊防之備者也夫是三者惟在陛下存神而遠照凝慮而深思利柄勿以假人主威貴乎獨運雖簾櫝已固扃鑰不可不嚴雖垣墉既修關鍵不可不設用乾剛以弭陰異謹人事以應天心如此則災異不足消休祥不足致也且聖策俾人精心極慮無有所隱臣既冒陛下斯舉矣敢悼後害而為身謀者歟亦在陛下寬狂妄之誅以來天下至當之言焉聖策曰古之制

樂全集卷十八